

中國人文化藝術

雙紅旗

短篇小說選

新華書店印行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曾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書以後擬繼續編印。

目 錄

呂站長	王若望 一
李秀蘭	洪林 三
莫忘本	洪林 四
由鬼變人	袁毓明 五
『雙紅旗』	魯煤 六

呂站長

王若望

呂新海同志在即東胡家崖設了一個糧站，一共是三個人，每天，幾百輛膠皮輪車和小車，牲口擁塞在場院上，從老解放區運來幾十萬斤糧食卸在這裏，再轉送到前方去，這些卸下的大包小包，是幾十萬人民在幾天之內湧集起來，並且用布袋細心的裝好，然後由自衛隊以風快的速度送到前線，所有趕大車的，趕牲口的，一路上邊走邊談着勝利消息，爲了叫勝利來得更快，軍隊前進得更遠，他們日夜呼叱牲口，揮着細長的鞭子：「去，得……去！」

剛才恢復五天的胡家崖，變成了最熱鬧的市集，老呂在車子和牲口中竄來竄去，簡直忙壞了，他事先並不知道放在自己身上的是這子就是這樣的筆畫！

他用新筆寫着號碼，八月的天熱極了，汗從眉毛上掉下來，他在百忙中抽空用袖手一擦，當

秤的在那邊不斷的叫着數字。

送糧食的一幫一幫的，每一幫都來問站長：「咱們軍隊離青島多遠了？」有的來問：「烟台拿下來了嗎？」

老呂摸着了農民的要求，每一幫送糧的來，他就抽空給他們講消息：「我們拿下了烟台！」
「我們拿下了招遠！」
「老蔣封了青島的漢奸隊做官，叫他們來打我們！」……

送糧的帶着興奮，也帶着憤怒各自回去。

糧站，成了新聞站。

這時節，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偷偷的挖去了公糧，賊也拿到了——是一個補綴了幾十次的小口袋，約莫有六七斤糧食。

老呂，走到這個怕得直打哆嗦的小孩跟前，小孩用襁褓桿那麼粗的手捂着前額，準備挨一頓最狠的毒打，可是，小孩從手指縫裏看到站長帶着笑臉，把他的小口袋提起來，用鼻子聞了一聞，說：「你爲什麼要偷？」

小孩看站長挺和氣，不像是來懲罰他的，就放著胆子回答：「家裏沒麼吃，媽媽叫我的……」
「你爸爸呢？」

「我爸爸在青島下苦力。」

老呂想到了才收後復的寒陽，想到了自己母親妻子的要飯，他慈愛的把那個小布袋塞在襖襟般粗的手膀上，輕輕的說：「下回你可別偷了呀，這是八路軍吃的公糧，這個隊伍給我們把鬼子打敗了！」

老呂把糧食還給了小孩，那小孩以爲老呂是哄他，試驗他，却不敢接，睡著一對餓得發藍的空洞的大眼睛，露出一副驚疑不定的神氣。

「你走吧，你跟你媽媽說：八路軍是來救咱們窮人的。」

小孩用感激的哀告的眼看了看站長，提溜著那個小口袋，想著呂站長最後的那句話，飛一樣的跑了。

這件事，本來是很簡單的事，在老呂身上，却添了一份負擔，因爲他是很認真的，在總數中少了七斤糧食，這在工作責任上說來，就不好交代，一個站長沒有權力私自把糧食給老百姓，更重要的，他想到，在受過敵偽長期摧殘的新地區，沒有吃的一定不止他一家，他的小小的恩施，只是大海中的一滴，能救一飢，救不了百飽。他想要像幫助萊陽工作一樣把卽墨的農民從貧困中翻騰過來，——可是他幹的是糧站站長，而且他是那樣的忙，於是他變得非常不安和苦悶，心裏

有一件很大的心事放不下。特別是看到從即墨四鄉動員來的民伕，他們都沒有牲口（牲口被投降派拉走了），只是用扁担挑，每個人臉上都是白裏帶黃，三四十歲的都是五六十歲的樣子，穿的褲子僅僅遮住羞，而裸露出來的腿又都是只磨一把骨頭。

他在他們面前，感到慚愧，一種痛楚的感情自然而然的來襲擊他，他想：我是個糧站站長，我能够爲他們做些什麼呢？

結果，他給縣署寫了一封歪七歪八的信，要求在自己的糧庫裏，撥一部份糧食做救濟糧。

爲了補足那七斤糧食，他自己用掃帚掃起撒在地上的零星糧食，他每天掃，掃了許多，自己用水把糧食淘淨，曬乾，稱一稱，竟有二十多斤，由此他聯想到——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他把那個會偷過糧食的小孩叫來，叫他組織一群小孩來掃，掃起來的就是各人的。

風快，兒童團組織起來了，每個小孩，都拿着笤帚，撮着尿，細心的掃起撒在地上的糧食，他們打掃盪溝康士的道路和場院，也撥開茂密的草叢，幾乎不放過一粒麥子和穀子，可是，男孩子，女孩子聚集到卸糧食的地方越來越多了，每人掃起來的糧食一天天少了，有時候兒童團還爲着「一點地盤」爭吵起來；呂站長想到：這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把農民從貧困飢餓中拉巴出

來，非實行算賬減租不可。

他覺得，他在寒陽新解放區當區助理員的時候，曾參加過減租工作隊，那一套老經驗，現在還是適用的，問題在於糧站的工作太忙，太緊迫，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正在他忙得不可開交的當兒，來了一封縣長的信，他化了好久的時間，運用了各種聯想和揣摩，才把信上的字看明白：「救濟新解放區難民是很緊急的任務，你的來信所提很對，行署已批下十萬斤糧食救濟即東，四萬斤由你處糧站撥發……」「十萬」，「四萬」這幾個字在他眼裏變成很大的字，後來竟成了兩團火一般的發光發熱的東西！他已是上四十的人了，却沉不住氣，拿着縣長的信沿街呼喚起來：「縣裏來了救濟糧，批下來囉！」

被餓餓長期折磨的人，都拖着疲困的腿彙到糧站來開會：「真的嗎？還有這樣的好事！」大家都這樣打聽着，一個老於世故的李義和，他看穿了所有的衙門都是哄人作弄人的，因為他不止一次受過衙門和惡霸的騙，他仍用懷疑的語氣說：「上頭發下的糧食，那不是好吃的，給雞餵食還多揀蛋。」另一個餓急了了的年輕人說：「就怕他只露風不下雨，領不到手。真正發給咱，咱纔能不要？」

一個中年婦女，背着一個縫補過幾十次的發黃的小小的空口袋，她打破了慣例講話了：

「人家那麼好的人，怎麼會騙咱們？就說這個站長吧，那才是個大大的好人呢！那回我的孩子扒了站上一點糧食他沒打他，還把糧食給了他，還說：『八路軍是救咱們窮人的』，世界上那有這樣的好人；人家說到那裏，就做到那裏，不到一集工夫，糧食就真的批下來了……。你看我一個婦道人家，孩子才十三，他還能叫咱娘兒倆去當兵？他叫咱來開會就是爲的咱真正沒麼吃！你可不要把人家的好心當做了驢肝肺！」

李義和知道自己說差了，因爲對方是個婦道人家，又比自己矮了一輩，所以還是擺出不服氣的樣子。

大會上，經過大家的選舉，選出七個人的救濟委員會，李義和當了救濟委員。

對如何發救濟糧，老呂是早有經驗的，他提議，首先在小組裏提出應救濟的名字，然後又分成三等，由大家評議誰該領那一等的救濟糧。爲了這件事辦得更公平，他把站土兩個糧秣員每晚都派出去參加群眾的評議會，他自己也去參加一個小組的評議。兩三個晚上，直把眼睛熬得黏在一塊，才摸黑回到他的糧庫，在小組會裏，他知道了莊裏佃戶、飢民有多少，並且更深刻的體會到他們的痛苦，他自己在床上睡不著時就想：『要是八路軍不來，他們會怎麼樣？』『我的糧庫能救活多少人呵！』

三天以後，村民歡呼地聚集到糧站上來，李義和自報奮勇掌秤，他笑咪咪的對大家說：「端上碗來，你們可別忘了共產黨呀！我一輩子也沒想到過還碰上這樣的政府，這樣的隊伍。」他用手拍拍老呂的肩脾，帶點後悔的意味說：「誰想到像我這樣土埋了半截的人，攔攔着這一步時運！」

叫名單的，叫數碼的，都用一種故意放高的快活的聲音叫出來，而半天沒叫着的人，顯出一種等待的焦急。老呂在人羣中找出了那個曾經補綴過許多次的發黃的口袋，他猜想，這女人一定是個小孩的母親，他好久好久瞅着呂站長似乎想給她說句感謝的話，但又沒有勇氣。

那大嫂在領糧食時，因為口袋太小了，一下子盛不下六十斤糧食，她很遺憾似的聲明：「咱從根就只有這個破口袋，裝三五斤糧食就算是大數了，……那怎麼辦？」於是她叫她的小孩提着小小的袋，又用褂子的前襟來兜，啊呀，衣裳有洞，被沉甸甸的糧食一壓，裂口更大了，糧食撒了一地，弄得這位大嫂臉紅脖子粗的呆在那裏，其他的人都笑了，開心的說：「三嫂子，你看你不如拿個筊子？」

呂站長暫時借給她一個口袋，並且幫助她在地上把黃鎖鎖的包米捧起來。

救濟糧發完以後，呂站長要給大家談幾句話，大家就靜靜的聽着，呂站長說：「我自己是萊陽人，萊陽被趙保原糟蹋得不成樣子，父親被抓到牢裏，折磨死了，莊子裏一百家人家倒有五

十家逃難出去，比你們即墨還得還狠，去年才把趙保原的玩底打下，趙保原跑了，萊陽變成了根據地，我高高興興的回家一看，老婆在要飯，媽媽在將病，小孩餓死了，一般人家都沒麼吃，八路軍馬上發了救濟糧，又幫助老百姓組織農救會，老百姓給莊裏的填蛋鄉保長算賬，向地主減租，工人要增資，大家一條心給他們講理鬥爭，又組織了變工種地，至今不到一年，咱們萊陽就弄得家家有飯吃，再也不愁挨餓，餅子裏也不搽地瓜葉了，過年過節還吃包子，又難着今年的好年景，……你們莊裏有到萊陽做買賣和抗活的，他們就知道我說的是實情……咱們一定不會把即墨老百姓再丟給投降漢奸隊的，八路軍永遠和你們在一起，要把即墨弄得人人有飯吃家家有地種，咱們爲了長遠打算，爲了永世翻身，咱們不好也學俺萊陽的法子，大家結成一夥，痛痛快快的出出這口冤氣！」

李義和不會寫字，這時候手裡却捏着一枝鉛筆，他放大着嗓子對大家說：「這是咱們自己的事，再要不幹，咱們還得勒着肚子挨餓，順風不扯篷，而今有八路軍衛護咱們，還怕什麼！」

擠着糧食的人羣却不說話，他們是才解放的，還不慣於鼓掌和歡呼，可是他們却陷入於一種深沉的激動和思想中間。呂站長說的話，好比暗室中透進來的太陽，照耀着他們，他們都在想
着……。

李義和活了五十多年，沒找着一個知心朋友，這一下好啦，李義和找着了呂站長，也只有老呂，能透澈知道他自己的苦楚，能把他從泥汪裏拉出來，給他換上一個嶄新的念頭：雖說老哦，可是活得有意思，有盼頭！

李義和是一個老佃戶，給人家扎過寬漢，在地主開的酒坊裏燒了九年鍋；他的以往的日子非常簡單，平淡，給人家做了一輩子活，可是要說起來可就說不完，他都給老呂說過，……他知道，老呂也是窮漢出身，完全自己人，別看他當了什麼站長，可是一點沒有架子，他從心底裏佩服這樣的人。

李義和自從當了救濟委員以後，也成了一個忙人，一早，他喝完才領來的谷子拌的「糊塗」以後，就得意地叉開右手抹抹粘在鬚子上的「糊塗」沫子，出門去了。

一個「土埋了半截的人」，從前是成天嘆着：「死了也利索」，現在忽然成了一個充滿着活力和朝氣的人，他用簡單的幾句話就把許多窮人介紹進了農救會，一開頭，他只會機械的轉述老

呂教他的一段話，他費了很大的腦筋才記住，又費了很大的腦筋再說給窮人聽，經過動員了三四個人以後，他摸着了門路，他胸中湧流着許多要說的話！都是幾百戶窮民所熟悉的，大家爲它流過淚咬過牙的事情。他往往只用幾個簡單的事例就能把人激動起來，甚至叫人流淚！

這一天早上，他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去找站長談，他把站長拉到一個僻靜的埕兒，緊張而低沉的說：

『我們組織得不太離了，要求明天就動手，三百家人家倒有二百家人家要給偽鄉長保一算賬，俺莊的漢奸鄉長胡文模，可惜他跑了，他才是出名的漢奸，當了漢奸鄉長以後，置了一頓多地，小老娶了三個；他抓了四千多個出差的窮漢，送到趙保原那裏當漢奸隊，在家的都害了怕，逃難到北面根據地去抗活，回來接家眷的，他就一下子逮住了十二人，說他們通八路軍，就不問青紅皂白，都活埋在南河沿！交不上代金（註一）他就料保長去搗鍋拆屋，強佔人家的地……說是頂是非了（註二），咱們的保長是他的姪兒，跟他是一個模子裏出來的，又狠又毒。李先良叫

（註一）在趙保元、李先良等偽軍統治地區，鄉保長向花戶要各種日用品和糧柴，均折價交錢，叫做代金。如柴代金、糧代金，油鹽代金等等，農民終年賣地拆屋繳納代金。

（註二）窮組織或投降派向人民勒索的錢財，稱『是非』。

鄉抽人，給鬼子在嶗山挖洞，要咱莊一天去二十個人，一兩銀子半個月得拿到四千多元作工價（註），保長他完全吃私，下了腰包，去的人白幹了四個月，還砸傷了兩個。一個錢也沒撈着。他好喝酒，喝醉了酒就上老百姓家裏搞女人，他長着個酒糟紅鼻子，一天到晚滿身酒氣，我家什麼都吃盡了，沒法，只得把我媳婦的一架櫃賣了，換回二升豆子，我前腳進門，這紅鼻子後腳就跟來了，狠狠的把我罵一頓，說我該死，哄了他，欠着的公項不拿，自己倒有糧食往家裡拿，他上來拿我的布袋，我氣得頭上火星直冒，咱餓乏了，一點沒有勁，二升糧食就給他搶去了，一家大小都仰地翻天的哭。」

李義和說着說着，眼睛閃着冷冷的逼人的光，好似他面前站着一隻狼。靜默了一回，他說：「我而今才相信你說的道理啦，我恨不得馬上把他們這些壞種一個個都抓回來，我想，跑了也不管乎，反正身份在町裏。先打保長那裏動手，再上鄉長那裏，咱們就是要減租回地，你看怎麼樣？」一時興奮，李義和又想起自己一件痛心的事來，呂站長已經聽過他說過一遍了，但呂站長

（註）「銀子」是舊政府時代，土地徵收的計算單位，各地標準不一，有的以小畝三十畝為一兩銀子。

四四到四五年日軍在嶗山構築各種工事，李先良便命令各莊出多少人，並按銀兩出錢，作工價，實際上工人一個錢未得到，李先良和魏子棟等漢奸從中發了一筆橫財。

仍耐心的聽着：

「保長，不能提，莊裏沒有一個不恨他的，我的地一遭踢躐在他手裏！這狗人的，他把我最後的一口鍋都揭了去，咱交不上柴火，我的屋樑也拆了，那天保長支我的差，叫我守在辦公處侍候他，齊巧不巧叫我燒水，你想，叫我劈開自己屋上的樑和椽給他燒茶喝，我怎不生氣？我氣得渾身發抖，本想用斧頭把他的頭給劈成兩半，我想到自己的女人，孩子，可是這股子氣没法消，我就把那個斧頭往他大廳案桌上一擡，把他的一對江西瓷的大花瓶砸碎了一個；我也没法跑，算是作下了，我等著挨吧，他把我滑樑頭，用我自己屋上拆下來的樑敲打我……我最了過去，醒過來的時候，我就想：『怎又不死，活過來又得贖罪！』後來，爲了了結這樁案子，叫我請了兩桌客，打六斤酒，我一時沒錢，我賭賭氣把地一總頂給他吧，免得有那三敵沙鑽子地反成了禍害。」李義和突然把嗓子壓低了說話：

「還有，我的大女兒僅在保長家辦飯，一年只給二升穀子，她知道，保長在地下藏了許多糧食，是不是可以拿出來分給窮人？」

老呂興奮得站了起來，對老李說：「當然可以，當然可以——那麼咱們走，把民兵集合起來，就動手刨。」

風聲一傳出去，幾乎是全村的人都來了，擠滿了保長家蓋了不到三年的大客廳，擠滿了後院和前院，孩子們以驚訝的眼睛睜着四根刷紅的大柱子和過道裏的發亮的匾額。每個人都擁擠到那個一人高的大鏡子跟前，想看看自己的相貌。每個人都從鏡子裏對着自己笑了一笑，因為好多年來都忘記了笑，現在又在保長堂屋的大鏡子裏看着了自己，看着了自己的笑。

由李義和的大閨女領着，在院裏倒出了四口大缸，有一缸是花生油，有三缸是糧食，——可是這並不能使大家滿意，保長從全村人民中搜括去的，決不止這一丁點點。

許多人用腳躡着地，即使是洋灰地，也被蹣得騰騰的響，每個人又像尋找自己丟失的東西那麼仔細認真的觀察每個角落，牆上和石灰顏色不調和的地方，……他們想從地下，從牆裏，找出抗戰八年來被保長要去的糧食、鍋、櫥櫃、門框及一切心愛的傢私。

果然，新的寶藏又被發掘出來。在後院倒出來六十多疋洋布。

保長的第三個老婆變了臉色出來干涉，一大羣青年圍了上去：「什麼，喝血鬼！咱們村裏活活的餓死了這麼多人，保長地窖裏倒藏着這麼些糧食和布，這些糧食和洋錢全是刮的咱們身上的呀！」

大家響應：「對呀！」「早就該充公啦！」「不管他，這時候不是她當家了！」